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春秋直解卷十下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魯既卑矣小國猶有朝者晉亦衰矣諸侯猶有朝者

然君德不修而權移於下積重莫反故同歸於亂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周六月夏四月也正陽之月讉見於天災孰大焉祝

史請用幣亦應天之丈耳而意如猶止之其無君而慢天亦甚矣

秋郯子來朝

黄正憲曰左載叔孫舍問官於郯子有雲火龍鳥之對孔子見而學之然删書斷自唐虞至於論官惟曰揆岳牧伯等職而已蓋中古文明漸開世變事繁故分職正名命以民事孔子欲立萬世宜民之道故舍遠取近乃郯子譏顓頊以來不能紀遠聖人固有以

折衷之矣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周地其戎允姓本居瓜州在荒服之外僖二十三年晉惠誘而遷之陸渾不舉其本號而繫之陸渾者罪晉也請王命而驅使歸其所可耳因其貳於楚遂貪其地襲而滅之不仁甚矣且不慮郊甸之震驚乎前書楚子之伐今書晉卿之滅皆以治其兵逼郊甸之罪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于大辰者在大辰也大辰心也心三星中星曰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又房心尾大火也故當時申須梓慎裨竈皆以為火災漢董仲舒以為應在五年王室之亂然天道遠而事應未能盡推也人君惟謹天戒修德以弭災而已矣

楚人及吳戰於長岸

楚屢伐吳今吳來伐而楚又與之戰故以楚及戰惡

楚也不言勝敗者敵也胡安國曰楚地大兵强吳非其敵也乃楚平以內亂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謀臣策士為敵國用吳日强而楚削矣故為國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遠色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而災異之大者自是宋臣叛而國危衛侯之兄殺而衛侯幾失國陳師敗而卿獲然則孛之應豈可僅以災當之哉惟鄭有政故無他患天變可畏人事足恃有徵矣

六月邾人入鄅

邾弱且危矣乃乘鄅不意襲而入之盡俘以歸豈以削於曾者償於鄅乎不義甚矣故書以惡之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許嘗遷于葉又遷于夷楚平立返于葉今又自葉遷白羽後又遷于容城然不能修德固圉屢遷何益故詳書以為後鑑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討其入郳也郳為宋姻故伐邾而盡歸郳俘視無名興師者差善矣胡安國曰傳載圍蟲取之而經不書

予其善而釋其取邑之罪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據傳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張洽曰飲藥卒

豈非藥之誤以致死乎誤弒亦弒也異於楚商臣蔡

般者過與故耳春秋一以弒書以臣子之於君父不

可過也且遏進毒以弒之萌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據傳莒郊公奔齊庚輿賂齊而入立今齊伐之者蓋必事齊有未至也齊景不聞令政而以貪忿興師晏子為之佐而無所匡正所謂以其君顯者何足稱哉

冬葬許悼公

止弑君而自卒未得明正其誅是失賊也而悼公書葬何也蓋止自責而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是為元公則止之弑誠過也非故也故前書弑其君見止有弑之事有是事而正其罪非强加之也法無可貸

也繼書悼之葬明止無弑之心無是心而寛其辭非

旋赦之也情有可原也哭泣嗌不容粒以死法可已

矣非失賊也故得書葬不使與故弑者同科春秋之

權衡審矣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奔言自有所要也鄸者會之邑會有罪曹人將治之

故走其邑以冀免焉不免而後奔雖未叛而實要也紇以防求後會自鄭出奔皆要君也要以獲利褻君之賞要以免罪稽君之刑書自鄭罪會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盜者誰齊豹也豹為司寇而縶奪之其姓名不登史策故書盜也縶不書公子而稱兄累及衛侯也縶以有疾而廢故靈公得立乃縶遂干預國政無禮於國而靈亦聽之自以為厚其兄而遂以招亂兄死而身

危幾亡其國書之以罪衛侯之失政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華向三卿懼君之害已而首禍誘殺羣公子且劫君而質太子悖亂極矣將討而奔陳陳宋之讐欲因陳以為亂也書三人同奔以正强臣之誅然君以無信多私而兆亂亦有責焉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即位五年始修聘於諸侯蓋伯業既隳六卿爭權相忌邦交不暇及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華向既奔矣將乘隙為亂元公復信讒將誅華貙激而生變遂外召華向春秋略華貙仍書華向者誅首亂也凡以邑叛不繫國猶其私邑南里繫宋宋都之

里名也華向入宋志在覆宋倘非宋使樂大心等禦諸横宋其覆矣於是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以守分國相争其罪尚可逭乎書自陳兼罪陳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於是公問梓慎慎不告以省德消變之實而曰分至不為災蓋黨於季氏助之匿其情矣

八月乙亥叔輒卒

輒無事見經書其卒卿卒必書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者平公廬之子也朱之叔東國欲篡其位而賂費無極無極譖蔡人出朱朱奔楚訴於楚也楚子將討東國又阻於無極而止信讒而逐其臣又廢其君甚矣哉然蔡兩世殺於楚東國結楚而謀篡朱亦赴楚而自訴東國之惡固甚於朱然均忘父祖之仇無人理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華向結黨以出稱兵以入襲據南里君臣日戰君懼將奔矣賴齊之助僅而能勝其後晉會諸國敗華氏圍南里而楚人釋君助臣使遂越師師抗諸侯之討晉畏楚固請諸宋而逸賊矣故不書晉救以略晉特

書奔楚以罪楚復舉宋南里者言逆臣禍及國都而出入自由憫宋也譏不在宋矣

大蒐于昌間

昭公之時三書蒐著强臣之屢弄兵而危公也三綱軍政之本故寓戎事於田以納民於軌物今三家專魯公無軍行其本亡矣故屢書以著公出之由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太子壽卒八年矣猛匄皆其母弟嗣宜早定而不定者王寵庶子朝也後欲立朝未及而崩於是劉單立猛而尹氏等黨朝而爭立猛不書立當立也何以知其立以下書王知之也三月而葬非禮也亂故也

王室亂

紀事必指其實未舉事而言王室亂特筆也夫春秋之作以尊王也故衰周雖僅守府而恒隨事以維王迹至失道之極存亡所繫則即事不足以維之因先

揭其亂以明撥亂之道也王室猶云王家家實兆亂不得泛言京師也王以正天下為職而天下以家為本景王有弟不能容晚節則寵庶蔑嫡一身瞑目二子角立釁自內作黨自外分劉單所守者禮律之正然猛無寵則威不足使下尹氏所託者先王之命而朝不正則義無以服人干戈相向延及五載倘非天眷有周正者卒勝幾不祀矣彼頹帶事雖類此然頹亂於惠王二年帶亂於襄王十有六年惠襄名位久

定頽帶猝發一時耳故彼尚未言亂而此特書亂也人君知此義必克己以修身父父子子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能左右之曰以下而以上可乎猛不能自定不得不賴劉單之以也以所當以如劉單之於猛所以表夾輔之功以不當以如尹氏之於朝所以著助亂之罪美惡存乎其事也侯國之嗣稱子逾年稱爵嗣王未

踰年而稱子與侯國奚異哉則宜以王冠子矣然值其常王子之稱無因而見也值事之變不得不書然書王子又與他王子奚異哉且時有王子朝爭立故不得不直書王以正其名惟不稱天王則以未踰年而降尊耳既稱王矣而書名所以辨其人也皇畿内地子朝亂作故出而避于皇不言出而言居莫非王土故隨在言居也夫君前臣名今君且名臣何以不名蓋王卿不名常也劉單不失職故從其常予之也

有疑君者君必名變也王猛位未定故從其變正之也春秋之權衡審矣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居于皇避難也入于王城復辟也書入難辭著子朝及其黨之罪也王自當居王城失而居于皇則變矣因以兵入王城變之正也不能自入有人焉以之而入亦變之正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猛本宜稱王子其生也特稱王以君道治朝之争也其卒也乃繫子以子道正猛之終也書卒者子未逾年事不紀元主不列廟故不得書崩亦不可書薨説文云薨公侯卒也景王三月而葬此猶在七月之内應稱名且以别子朝也倘已逾年當書天王崩而不名矣猛卒而弟匄立是為敬王亦劉單立之而不書當立也趙鵬飛曰王子猛卒其文與王子虎卒無異以承上王猛之文則非虎比無疑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邾人訴魯晉當以師問魯何得執其行人書行人明舍之無罪也

晉人圍郊

郊王畿之邑不繫國者明王之無外也時郊為子朝所得故晉遣大夫助王圍郊書人微之也晉為方伯不躬帥諸侯直取子朝以定王位乃徐遣大夫帥偏師以圍其一邑是不能勤王而徒殘王民也其罪著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因朝楚而卒也大仇未復反結楚嬖臣以逐其君而又朝之三綱絶矣書卒于楚明為楚所制而死非其

所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以不義得國以不仁失位故因奔魯以示戒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伐州來楚以六國禦之書師用衆也先頓胡沈君將也後蔡陳許大夫將也不書戰未陳也敗不言楚者楚令尹死其師未與吳接吳敗六國楚師自奔難

言敗楚也然楚主兵其師又大奔即不言敗亦當書潰乃沒楚不見何也深罪六國也蓋受役於楚本為不義然猶曰畏楚也今楚軍無帥既未與吳接六國何故先驅其民為楚當吳之鋒其敗也自取之耳故凡師敗必累數之此獨略之者賤而惡之也胡子沈子書名死也君為宗社主其死與亡國等故曰滅大夫則輕矣雖死僅曰獲胡安國曰書胡子髡沈子逞滅自滅也亦猶書梁亡自亡也君死曰滅胡子沈子

是也生得曰獲秦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别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

天王居于狄泉

敬王也喪已逾年不可曠年無王故稱天王也尹氏乘其不戒挾子朝自外入故出居狄泉以避之雖失位而尊號無貶明正也王猛立未逾年則猶是先王

之年以先王臨之大臣宜盡夾輔之力故劉單書以示臣職也敬王立已踰年則當與天下正始故不書以成君尊也

尹氏立王子朝

嗣子有常位不必言立立不宜立者也衛人立晉衆立也責其無王尹氏立王子朝篡立也罪其不正晉之立以公子而有次及之勢也彼既無王故削公子以示貶而明君臣之義朝之立以王子而有匹嫡之

寵也亂起於王故稱王子以示譏而正父子之道乃書人猶公也書尹氏更罪其私矣尹世柄周政故變文書氏見宗強也故曰孽子匹嫡外寵二政亂之本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叔孫囚於晉故公如晉書有疾乃復明非晉辭之也然則不書有疾皆為晉辭可知為晉辭而猶與仲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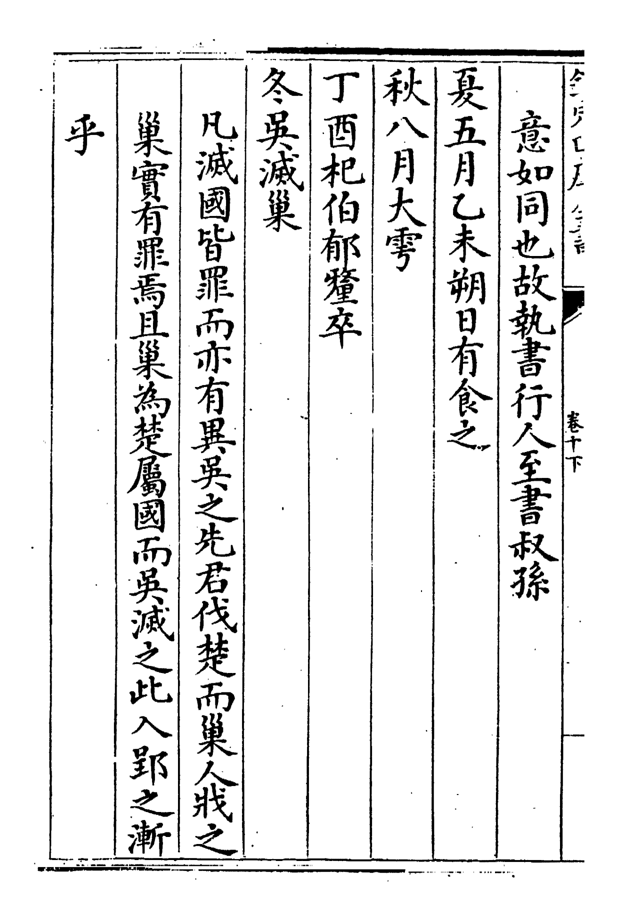
之至黄乃復同文若公之自歸然蓋皆以全君而諱其辱也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

舍之至左穀經皆不書氏蓋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其常也惟公羊書氏而胡安國以為賢之義似可從蓋舍之執非其罪且以禮自衛終不辱國固不可與



意如同也故執書行人至書叔孫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凡滅國皆罪而亦有異吳之先君伐楚而巢人戕之巢實有罪焉且巢為楚屬國而吳滅之此入郢之漸乎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王室之亂四年矣順逆之勢亦既明矣晉嘗一出圍郊無功而返今因鄭游吉之言始慚而勉為此會且諸侯不出而委於大夫期以明年明年究未聞有勤

王之實也及冬而王入成周王自入也劉單之力也諸大夫何與焉其罪不待貶而自見

有鸜鵒來巢

鸜鵒不踰濟魯所無也有則為異其性穴居巢則反常蓋戾氣所感也妖不勝德不知省德禍隨之矣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大雩僭也又雩不言大蒙上文也既僭且瀆也災異並至區區於禱祀末矣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因討意如而為所逐也季擅魯久矣至昭已若寄生乃不勝一朝之忿且與謀者皆左右親暱素與季為仇假公報私莫知為君遠慮者宜無益而反害也然則季遂不可討乎非也季之惡決之固外潰養之亦内蝕豈得以討亂病昭特昭不得其道耳時有子家羈之賢叔孫舍之忠猶為可仗公誠修德親賢俟釁而動何不可之有今至見逐季罪不容誅矣亦公自

速之也書公孫正其本也罪公之失守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乃不之晉而之齊者晉黨季而數辱公不得已而之齊而又未知齊之必我恤也故徘徊野次以待齊命焉耳

齊侯唁公于野井

吊生曰唁慰安之也齊侯來唁又取鄆居公似有親鄰恤患之意奈明年夏將納公嬖臣梁邱據受賂阻之遂不親行使大夫帥師從公圍成不克而止則為

義不終矣或以咺公取鄆即為貶非也咺公禮也今年取鄆以居公明年果伐魯以納公亦未為不義也聖人豈以巳甚責人乎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昭之討季氏也叔孫舍如闞其司馬鬷戾首助季以抗公而孟氏繼之是三家合力以逐公也舍雖不與謀然家教不行於司馬亦舍之責也反自闞以正言動季氏而謀納公季又始許而終背之舍不知徐為

君謀乃抱內愧忿見欺遂自殘以死其忠也末矣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於曲棘

曲棘宋地諸侯以境內為家故外諸侯卒於境內不地宋元以公故如晉行至曲棘而卒勇於義矣且意如妻元公之女不顧其私尤人所難故雖卒於境內特書地以録之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齊三取魯地兩書人此獨舉齊侯者為公取也觀明

年書公居鄆可知矣然遂為義舉乎未也季氏逐君其惡大矣昭公來孫其情廹矣齊强且近納之猶反手也景誠能請命天子號名諸侯納昭而戮意如伯政舉矣不此之為而取一邑以居公其細已甚然猶書齊侯者小善必録蓋春秋與人為善之意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凡公行返而告廟則書至今昭失守宗廟猶書至者存公也自野井而云自齊得見齊侯也衛侯借晉力而有夷儀言入難辭也紀實也昭公假齊力而有鄆言居正辭也尊君也鄆本君之有也然居其所不言居言居則失所矣且周公封界盡為賊臣所據雖邊境小邑非假人力亦不能有亦可哀已胡安國曰昭公失國而稱居于鄆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存天下之防也

夏公圍成

齊侯將納公惑於嬖臣之言僅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成孟邑也近齊蓋不欲深入而於成卜其可納與否也則雖有師而不為公用矣故削齊師而止言公圍責齊也然成敢抗公是三家固一心也國人猶敵國也公固失民而季之首惡孟之同惡及成人之助惡皆不容誅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此齊景假納公之名以糾合也夫以納公名諸侯而三國從之盟可謂有行義之資矣故公雖有求入之志不書及而書會蓋將以伯事責齊也使其志能及遠雖北杏之業何難哉乃為善不勇雖會何益東周之興不可望矣桓文之績亦邈乎不再覩春秋所以終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汪克寛曰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

從則昭之去鄆而返亦或告於祖禰矣其言未得經
旨葢鄆內邑也公雖失國而猶居鄆故以內為辭凡
外出而返必書至惟圍成而返不書至成亦內邑也
不可外公於成也後鄆潰而寓乾侯乾侯晉地不惟
不可言至亦且不可言居然書在亦所以存公也皆
特筆也若以曾子問為辭豈廟主從於鄆不從於乾
侯乎義難通矣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居者棄疾改名也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武王定鼎於郟鄏周公營以為東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澗水東瀍水西者也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謂成周洛誥所謂瀍水東者也曰東都蓋以鎬京為西都也曰下都蓋以王城為上都也平王東遷定都王城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成周亦王都也故不言居而言入入成周亂將定矣李瑾曰晉亦與納

王無一言及之何也晉以同姓主盟不能即逐朝而安王室坐視成敗逾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之甚若以納王之功予之則藏奸觀釁者勝矣

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予朝作亂兵敗而奔且奔於僭王之楚罪也然亦黨亂者所致故書以也前立朝止書尹氏首惡也此兼及名毛其從也久亂王室罪皆當治也且以見由王寵朝故黨盛而稽亂也愛憎起於一念禍及子孫而

宗社幾不祀可不戒哉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胡安國曰吳大臣之罪也蓋得致亂之由而竟云不歸獄於光則非止亂之道夫夷末卒而季札逃光為嫡嗣而僚立篡也大臣與國為體事孰大於置君乃不審其序惟意

所欲非罪而何然光雖當立僚既立矣光亦臣之十有四年矣君臣之分久定一旦戕而代之非弑其君而何使當僚初立光不臣之而上訴天王言先人之意在札長嫡之次在已則僚當廢矣罪在初臣之而終弑之耳然致弑之由則以大臣當國而不知道僚貪國而不知義也止治光之弑而不正僚之簒豈足服光之心故變文稱國言吳有是事則行弑之人與致弑之由其罪皆具故曰春秋王道之權衡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宛之死由費無極譖於令尹囊瓦殺之也而稱國者罪楚君也君無道以令其臣致擅殺大夫紀綱亡矣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據傳命戍周且謀納公也宋元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衛靈欲質其公子與大夫之子於諸侯以求納公是宋衛猶知有君臣之義也士鞅取貨於季孫而辭

之其惡甚矣家鉉翁曰齊為鄟陵之盟而據入季氏之錦晉為扈之會而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懵然以魯之休戚無關於已孰知陳恒稻禍於齊六卿伏憂於晉使二君能為魯討賊亦足以讋內盜之膽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季孫父子納叛世濟其凶且是時公孫于齊意如負當討之罪略不知懼其肆無忌憚何所不至哉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晉地不禮於齊而求晉也陽州之次待命而次也齊隨有野井之唁乾侯之次不受而次也公終由乾侯而返趙汸曰晉人以公非見畀於齊則不來故不使入其國由晉臣陰黨季氏故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程端學曰滕小國魯未嘗會其葬至此會葬者見季氏之求悅於鄰國無所不至也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公朝於晉而不得入留於乾侯期歲始返則求晉猶不若求齊也書自乾侯深責晉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齊唁公二晉唁公一兩書地而此不地者以公居鄆猶在魯邑也使大夫唁卑公也高閌曰以公如晉不為晉所納故使高張來唁乃所以嗤公也是也深責齊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再求晉而不納又次于乾侯詳書之以存君也公既出矣史於公事亦不盡書蓋皆聖人之特筆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内邑不書叛況潰者民逃其上之謂邑何以書潰公居焉耳孔穎達曰公如晉而鄆潰使公不得更來當是季氏𨗳之使然是也胡安國罪公之失民似非經

吉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失國久矣前此居于鄆雖非其所而猶魯邑也今賊臣誘鄆使潰公失其居魯無公矣故書在以存公也繼此歲首必書蓋以王正正季之罪也至淹晉地而不恤晉亦何以辭其責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王室亂晉不能定魯君孫晉不能納六卿日專晉侯寄生焉耳豈惟失伯殆將失國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以徐逸吳亡公子於楚而滅之也夫光既弒君又以私怨滅徐其惡大矣徐子書名蓋奔君皆名其不名者魯史闕也劉絢曰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君奔皆不名蓋不勝强暴而奔義於國未絶也徐子既服

於吳而奔安有興復之望乎故名以絶之其說亦善

存以備參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歴

據傳晉侯將以師納公是討意如也范鞅因言曰若

名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又私於

季孫曰必來我任其無咎是曲為之地欺晉侯而阻

其討也晉侯遂使荀躒會之季孫詭為畏罪乞憐之狀而晉侯討罪之心遂已獨不思當討之賊而可以會禮之乎君被逐而久次乾侯不容一見臣逐君而列之於會使盡其辭黑白且反易矣僅名分之倒置乎書會責晉侯也誅晉臣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荀躒既會意如晉侯因使唁公勸之歸國夫公與意

如大義已乖季孫言以得從君為願豈其本心哉强之使合勢必生變故躁之勸歸以試公也歸則終制季手其後事晉不知也不歸則可脫季而謝公矣故書唁以著其詐家鉉翁曰意如身至乾侯既服其罪公可以歸乎曰公在外固將以客死然一二大國倘有正亂之志猶或有討一歸則在意如掌握矣傳載子家羈勸公歸曰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夫以一乘入魯生死制於賊臣豈特一慚已乎其言未必果

出於子家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濫邑名以邑叛而不繫國闕文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魯邑也公取之志變也公無兵矣故前取鄆書齊侯

今何以能取闞季氏與之也公無復之矣姑以闞與之使即安而不復求入也然非以地與公也闞為魯羣公墓之所在致其邑入以供公資糧之費耳聖人不以歸闞之權授之季氏而特書公取以誅季孫據國之罪

夏吳伐越

越從楚伐吳故吳伐之是激越與楚合也故吳入郢越隨入吳吳亦失計矣哉是時吳楚越互為抗衡而

晉齊亦內制於權臣而莫能復有為也可以觀世變

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子朝奔楚而王畏子朝餘黨不敢入王城而留成周

時欲定都成周以城小不足容衆因告於晉晉帥諸

國城之夫不都王城而都成周是亂粗定而猶有懼

也大夫會城是諸侯怠而大夫用事也然當王室危弱而能從王命以供王役可見周德及人者深而君臣之義自在人心也然何以不言京師蓋京師者王都之名自諸侯言之曰京師自天子言之則書其地以紀其實故王猛書王城敬王書成周京師無定地因王都而名爾王城前之京師定都成周則今之京師故不得不目其地以别之後書晉執宋仲幾于京師蓋指成周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八年於外卒以客死意如之罪不容誅矣亦齊晉之咎也齊大國也晉尤盟主也納公易耳乃齊景不明嬖臣詭辭以蔽之晉定不綱强臣多方以誤之既貪其賂亦庇其類故使公至於此極也書薨於乾侯志變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春秋直解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毛師淦

謄録監生臣范宜勤

御纂春秋直解卷十一

壬辰敬王十有一年

定公

名宋昭公弟亦襄公庶子也

元年

昭以去冬薨定以今夏立魯蓋半載無君矣乃即以定之元冠年者史追書也聖人因之以繫國統也

春

先君喪既逾年嗣君不論行即位之禮與否必書正月所以奉王朔而謹始也昭之世子既為强臣拒於外不得立其立定公又在六月故不書正月見定無以正始也

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定之元無正故從常年事在三月之例而書王三月諸侯城成周仲幾不受功罪也然當請王命而執之

苟不請王命自外執之已為不可况于京師乎况以
大夫尸之乎且執以歸晉後雖歸于京師不足書矣
胡安國曰雖以王事討有罪然執于京師是無王也
履霜之漸也故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薨閲七月越葬期而書至示變也
戊辰公即位
戊辰者癸亥後六日也春秋即位不日以有常期不

頒書也嗣子定位於柩前即日行之周書乙丑王崩

名公逆子釗入翼室是也即位於逾年歲首行之商

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

見厥祖是也天子諸侯一也定即位於喪至之六日

既非即日柩前之禮又非逾年歲首之期蓋惟意如

所制故書日以示變也授受國之大節昭有嫡子定

何以立授之季氏耳宜如尹氏立王子朝之例而書

季氏立公子宋今書即位如恒辭者諱國惡也定不

能執禮以辭當奉義以討終於不討難免簒位之罪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三時始歸逾月遽葬書以示變也

九月大雩

僭也且在喪而用盛樂不忌喪矣

立煬宮

煬公魯公之子考公弟也昭公出意如禱於煬公昭

薨於外遂以為獲神佑踰典制以立久祧之宮其無

忌憚亦何所不為哉

冬十月隕霜殺菽

周十月夏八月也非隕霜之候而霜異矣菽耐霜殺

菽則他禾可知為災甚矣穀梁云舉重是也僖三十

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是時禾已收穀梁云舉

輕非也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因災以著僭也按明堂位天子五門臯庫雉路應是也魯有庫雉路三門庫門制似臯門雉門制似應門則僭矣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魯設兩觀亦僭也定受位於賊臣而臨民之所一朝化為煨燼天之示警至矣使定遇災而懼革其僭禮反之於正自其身始庶得撥亂之道乎

秋楚人伐吴

自襄三年至此楚六伐吴一與吴戰戎首而佳兵宜其有入郢之禍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魯僭王制其始由成王之賜然意在尊周公使得用郊禘之祭耳後世相沿遂無所不僭僖二十年書新作南門南門即魯之三門也新作者有加其舊也庫門制似皐門雉門制似應門其即始此歟今因災而

新何必言作蓋天災示警仍其僭而不革是無應天之實并無畏天之心故仍新作之辭以示罪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家鉉翁曰說者謂意如不請於晉而立定公故晉怒而辭公愚以為未得其情也意如逐昭客死擁定篡位皆晉卿為之羽翼今定如晉而晉辭公蓋意如之謀所以操縱其君使一切惟巳是聽也昭惟不能堪

故陷於大禍定則俛首下氣茍以君位自居矣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何忌以大夫而盟諸侯邾子方在喪而出會盟均罪也然邾廹於强大亦非得已何忌脅勢以凌小國之君甚矣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平邱之會晉以無道失人心更二十餘年無會盟之事楚昭繼平之昏亂而稚劣不君囊瓦柄國黷貨虐小至以裘馬之故拘留唐蔡之君蔡昭怨憤如晉乞

師晉請命於王王臣下臨而十七國一呼而集蓋人心同疾楚也且楚已具亡形民心咸離屬國多叛吳復撓之晉能奉辭伐罪廓清南服功軼桓文矣奈晉卿貪鄙又私懼其君奉王靈以服楚威權復收必於勢家不利故求賂以離蔡假旌以賤鄭用散諸侯以隳其君之功而固其私晉定昏庸莫能自主世未有內治不修而外威可立者也且亦由悼平以來不謹操持以至此極耳故不能明正楚罪掠其境而遂還

書侵陋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據傳晉以沈不會召陵使蔡伐之夫沈屬楚未始通晉何以責其不會且會於召陵者衆矣何能為哉不能制楚而逞虐於小國晉之罪也出沈不意滅其國而執其君公孫姓之罪也蔡君屢殺於楚乃效尤而殺沈子蔡侯之罪也書滅書殺哀沈子也惟書以歸則病其不能死位焉耳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盟言諸侯劉子不與也劉子定王室之亂因晉請命而下會葢有與王之志乎與會不與盟亦得王人下會之體惜權出於晉劉子不得行其志也明年王人殺子朝於楚則此舉亦不為無功矣晉謀楚無成此盟何為哉王樵曰名陵伐楚屈完來盟名陵侵楚諸侯自盟書之陋之也是也凡公後於會而盟書公此與於會矣復書公者公受國於意如因朝晉見却汲

汲求為此盟蓋不盟或恐如曹負芻之既會而後執
也

杞伯成卒于會

卒于師而書會譏侵楚而無功也

六月葬陳惠公

陳子背殯出會返而葬親非禮也

許遷于容城

許雖附楚楚亦弱矣故名陵不敢違晉今楚遷許使

自近然亦許之志也知晉不能庇已也故仍以自遷為文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致侵楚譏無功也且公以得盟為幸也

劉卷卒

名陵之會劉子下臨會罷而卒故來赴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蔡滅沈故也然蔡受晉令蔡圍而晉不救何也

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

謀楚不能討盟蔡不能救捨大計而事鮮虞晉卿貪

鄙之謀也

葬劉文公

王臣以卒赴而魯往葬皆為私交既書王臣之卒以

示戒其義已明雖赴則必葬而魯之失禮可諱也今

劉文公書葬以賢書也不得與尹氏王子虎一例也

生稱劉子因王事而舉爵也卒目劉卷内臣與外臣異也葬稱劉文公則因魯會而書也固各有當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楚為蔡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為也且致蔡圍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於吳遂復其世仇兼紓中國之積憤其事偉矣書以者録蔡也吳稱爵君將也君將而為蔡所以亦善吳也不書救者吳為蔡以

救不待言也第楚敗吳興中國日衰矣書之傷之也

書吳及戰而非責辭蓋與城濮義同

楚囊瓦出奔鄭

師敗瓦不死而奔罪其誤國而又以身免也

庚辰吳入郢

郢楚都也入國直言國而不言都書入郢特筆也楚罪大矣滅之可也入何足言吳之罪在郢也據傳吳入郢以班處宮無人理矣故變入國之文而書都而

吳以號舉春秋因善惡以寓褒譏王道之權衡也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據左氏魯歸之據公穀諸侯皆歸之未詳孰是如諸侯皆歸之必晉命也意晉愧不能救蔡而以是慰蔡乎是昧大計而市小惠也至於魯力不足救蔡蔡以師旅之後困於饑魯自歸之則善也然終春秋世列

國豈無饑而歸粟獨見於蔡且於蔡以吳敗楚之明年則歸粟非恤蔡也畏吳也借蔡以締交耳春秋予之而不盡予蓋欲進晉以誠也誠於為義則大道明而天下定矣

於越入吳

於越即越也稱越者三昭公時也稱於越者三定哀時也蓋越處荒遠先代苗裔周有天下就其地而封之其國號因其自稱而已春秋前稱越其舊號乎後

稱於越其改號乎亦因其自稱而已必求其義以寓褒貶則鑿矣吳方在郢而越入之倚伏之機可畏哉且深責越之助不義以撓吳吳亦失道而無以持勝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會弒君之賊二逐君之賊一罪微有分而皆當討桓同謀而弒宣與聞乎弒非可責以討賊也故翬死不書遂死去族討翬遂即以罪桓宣也定則並不與聞

遂君祇以位非已有為季所援而立耳使能如叔孫舍之不賞私勞致討意如其濟功足贖愆不濟亦為以身殉義乃貪位茍安忘仇忍辱將始之不正者終於不正矣春秋書意如以卿卒之常定何以逭其責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晉臣貪人土地屢伐而又圍之故書以著其惡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鄭貪暴於許久矣許依楚圖存至於四遷今吳敗楚而許失援鄭遂滅之許不知自强甘心從楚固為失道然鄭乘釁逐利滅人宗社其罪大矣李廉曰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伯

二月公侵鄭

宣十八年公伐杞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蓋軍分於

三桓而季氏尤擅其權也今意如死其子斯雖嗣而幼故公復將然非公能收權陽虎乘隙專政挾公以為重耳其無兵也政在大夫其有兵也政在陪臣然春秋書公喜之也庶幾其有為也據傳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作亂鄭為出師蹂王畿之六邑晉命魯討之則王事也乃不能聲罪致討僅潛師以掠其境蓋虎祗藉以攬權非有勤王之實故書侵惜公又制於陪臣而用兵非其道也

公至自侵鄭

魯不假道於衛衛將追之公孫發諫之而止書至危之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斯以獻鄭俘何忌以報夫人之幣夫一卿將命可兼他事今二卿並使非制也陽虎強遣之以媚晉也劉敞曰季仲專國而虎能制之此其無所忌而必為亂之效也然不介晉權亂亦不得發意如媚晉以逐君

故虎媚晉以傾三桓春秋彰往察來書以著虎亂所自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晉執宋仲幾宋不敢怨今復聘晉其事晉勤矣何以不免此非其君為之其臣為之也禍起於趙鞅而范鞅與之爭權競賂也召陵之後諸侯皆貳乃復執宋使權臣相傾不顧國是如是哉宋叛晉始於此范中行與趙搆怨亦始於此

冬城中城

成九年城之此復城何增修之也汪克寛曰陽虎欲去三家託懼齊鄭而城之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昭二十五年齊取鄆以居公後鄆潰遂貳於齊今圍鄆而不書伐齊者内邑也齊納叛也然齊之納叛有由矣始以居公後以季之誘鄆潰以傾公則齊之過小而季之罪大矣今不先以辭令而遽用師雖志復

舊邑非其道矣明年齊來伐連歲交兵蓋始於此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諸侯咸貳於晉故齊景出而求諸侯鄭怨晉故從齊也然鄭方得罪王室而齊與之相結不亦悖乎家鉉翁曰所謂盟主必上而尊王次而救災恤患先天下

之難然後可以服人而成伯業魯昭為臣所逐齊不能納而遂已王室有儋翩之難又不能勤王見義不為而欲乘機以襲伯無是理也陳傅良曰此特相盟也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宫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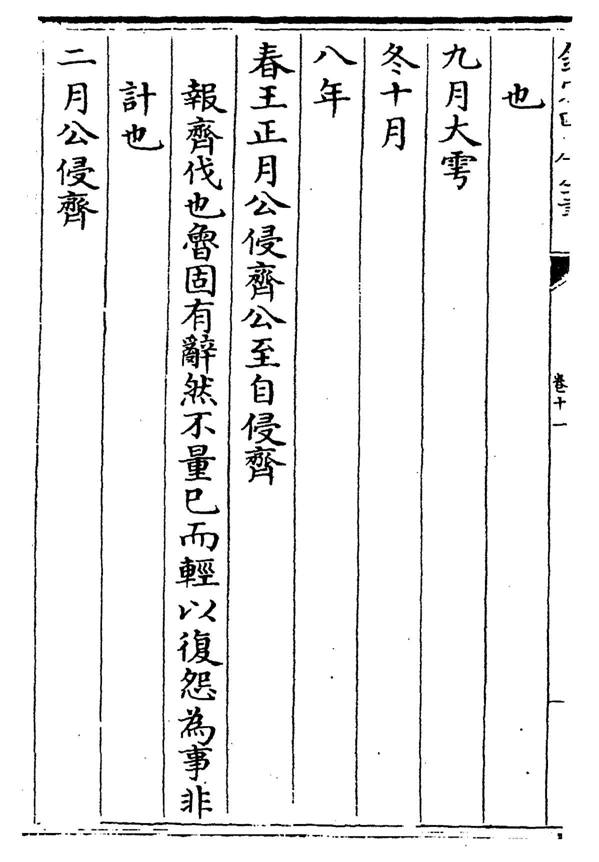
據傳鹹之盟齊徵會於衛衛欲從齊而難於叛晉使結聘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

于沙衛侯譎晉以附齊豈邦交之道乃結稱行人而執目齊人若不罪衛而深責齊者惡齊之逞力以求伯也然方侵即盟衛之詐亦具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既得鄭得衛於是伐魯魯嘗侵鄭而與齊爭鄆矣今伐之者所以堅鄭也抑以威魯也許翰曰景乘晉衰而欲以力定伯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巳之不可



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報齊伐也魯固有辭然不量己而輕以復怨為事非計也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逾月而再侵齊雖曰修怨公何甘蹈危險如是哉葢有晉命耳觀齊再伐而晉師至瓦可見矣昭公之出晉黨臣拒君尚不及齊稍有恤患之意今堅從晉令豈公志哉陽虎之謀也季以媚晉為事虎踵而甚之虎作亂而逃終以倚晉是其驗也大夫專政蠹公之國陪臣專政危公之身再書侵書至病公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魯以修怨為事意在擾齊故書侵齊以圖伯為事意在脅魯故書伐紀實也

公會晉師于瓦

齊師來伐魯無以禦之急而求於晉聞有晉師公出會之書以病公也前則輕身搆怨今則離國不守幸齊師自退耳倘齊深入魯其殆哉晉不直赴魯難而師次于瓦瓦衛地也不成救矣帥師者士鞅而不書

蓋書士鞅似以他事會而不知晉以師來與師之不成救也

公至自瓦

不以會致者非同常會故以地致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討其從齊也其書侵何晉公室卑其臣各顧其私而不恤公故小有侵略而還蓋不修德而用力力復不

競也書遂者不足服鄭何能服衛譏其徒失人心而無益也家鉉翁曰伐所當伐則受伐者伏其辜而諸侯聳動當伐而坐視不當伐而輕舉適以名侮耳鄭乘僭翩之亂以犯王畿且滅許國晉以無與已事而委之魯今因鄭從齊而自侵之又因而及衛豈伯討乎故書以貶之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侵衛者媚晉也季與仲合而逐昭公自後事事同之今陽虎專政挾公以為重故季仲愈相結以自固迨虎執季復以仲之救得免春秋每於季仲比而書之蓋著其同惡相濟之實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約背晉也晉侵鄭衛故也侵之而愈叛晉之術窮矣故君子尚德不尚力知不足恃也

從祀先公

三傳釋從爲順而先公則無所指註疏因文二年躋僖公爲逆祀遂以升閔降僖爲說但逆祀成於臧氏且閱數世矣非季之罪也馮山以從爲後隨先之義昭薨於外喪歸而季氏欲溝絶其域不使同於先公既而止葬於墓道南葬既不得合於墓則主自不得祔於廟矣虎欲彰季之罪以媚國人始以昭公從祀不書昭公内諱也但前此書吉禘于莊公書大事于

大廟躋僖公今言從祀而不目昭公雖諱不應若是之晦而難明也薛季宣曰魯之祭也躋僖公外昭公從祀者始正其禮也兼用二說則經傳合矣蓋閔僖與昭皆可以先公目之且左云順祀先公而祈焉意適當大祫羣公皆在故即概言先公聖人因事以著其實而善惡自見蓋從祀正也不書日亦不書大事見不由公命也繼書盜則盜為之也蓋假正以售其大不正也故曰春秋之志微而章

盜竊寶玉大弓

盜謂陽虎也寶玉大弓周公之分器子孫宜世守之者也虎將享季孫斯於蒲圃而殺之賴仲孫之救以免虎戰不勝遂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夫陪臣謀殺大夫是叛而為亂也然季之罪大矣虎果執而請其罪收其權以歸之公夫豈不可乃逞私憾而欲殺之不勝而入公宮取分器則盜也分器而盜竊之魯之無人而失政也以不書叛罪季氏以盜治陽虎以

失分器責魯侯天子之事也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盜之竊也將以為賂於他國而求容也今將走齊齊以求伯為事倘不義其竊而詰之反為害矣故遺之堤下則似盜歸之也盜竊而盜歸之何以為國故書

得然徒得所竊而已不得盜也魯之失政亦具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挾衛以爭伯而晉力尚强未敢顯言伐之故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也蓋有所窺伺而未能矣家鉉翁曰陳傅良云傳言伐晉而經書次重絶晉也愚謂厥貉之次楚商臣窺中國也五氏之次齊景公圖繼伯也書次同而所以為次則異伯國子孫豈可與僭王之

楚同日語哉晉平以來舉伯權而遜之楚春秋固無望於晉矣齊能修桓公之業春秋將姑與之豈云諸侯不當即齊而重絕晉乎乃齊景不能尊王而安諸夏反睨晉衰而屢次以求逞則非義矣故書次以譏之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陽虎再侵齊以構怨今虎出矣魯用孔子首與齊平蓋齊魯唇齒也則睦齊為要務矣是時虎在齊將謀禍魯故三桓亦咸知聖人謀國之善而俯首聽命焉聖人一用而君行制臣從令内安其國外睦其鄰如此然何以書及蓋侵齊為魯禍則平齊固魯志也聖人順人心之所欲而已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魯卿特會諸侯舊矣今書公會公始為政也春秋重盟會君出必以上卿相之三桓嘗與齊搆釁今新與齊平恐齊意不測故使公試其危三桓亦不敢出孔子甫用於魯而魯大治故使孔子攝相焉治聲既動於未會之先禮意復感於為相之際故會而不盟昭七年暨齊平叔孫舍如齊涖盟定十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平則必盟也今不書盟不煩盟也是知為國以禮服物以誠侵伐可以不事詛誓可以不作大

道之行規模宏遠矣

公至自夾谷

至以地特會也自參以上則不地

晉趙鞅帥師圍衛

沙之盟衛始叛晉士鞅遂侵衛衛侯復與晉盟趙鞅乃使賤者盟以辱之衛遂絶晉與齊為五氏之次今之圍討五氏之次也其何以服衛哉且晉既衰凡役皆侵而此獨圍者衛嘗伐邯鄲午於寒氏趙氏之私

怨也故圍以求逞焉趙鞅之罪不容誅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書來歸彼自歸之也齊强於天下伐盟主虐與國今而自歸者禮之所動誠之所感存神過化人莫能測也於此見人皆可與為善而聖人之道之大也東周可為者此也乃鄭祊衛寶亦書來歸何也彼以利結此以義服自歸則一其情則殊也左氏乃云夾谷之會齊人要魯曰齊師出而魯不以甲車三百乘從齊

者有如此盟孔子因使茲無還要以歸田若然是齊之賤魯甚矣齊既歸田魯將遂為齊役乎經不書盟其誣明矣至左與穀又載却萊兵誅優施夫兩君好會而挾兵以為威敢殺以為能乃戰國傾危之習豈聖人之事先儒謂不足信誠然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圍之何叛也前南蒯以費叛今侯犯以郈叛蒯猶假强公室為名犯祇與叔孫有隙耳亦不

書叛者三桓無君而專魯故家臣槩不書叛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前圍之而不服叔孫宜改過遷善退守臣節則陪臣無所藉口而自敗矣乃復用兵以逞宜郈之愈不服也卒用駟赤誘侯犯以逐之而郈附於齊竟為齊有於是齊復歸郈此蓋聖人道化所感不然齊何有於叔孫哉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使大心於晉而以疾辭固為有罪乃樂溷遂伺宋公之怒而誣以惡言宋公逐之亦難免信讒之咎矣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取地之馬以與嬖人向魋地怒而奪之君固失道地亦無君矣地聽公母弟辰之言而奔欲公止之也而不止地與辰固為要君公亦重嬖而輕親矣蓋參譏之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尋鹹沙之好為衛謀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既歸田又致郈故州仇如齊謝焉息民講禮彬彬矣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辰為地請公弗聽故奔奔陳從地也宋公溺於嬖故

辰書弟責宋公也辰重小諒而棄其君兄故書奔罪

辰也仲佗石彄私事辰以從之奔亦惡二卿也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也叛則其罪大仍書弟何也鄭段圖簒春秋亟正其誅故不書弟今辰為地請不許而奔君仍不止是叛以有激而成且叛與圖簒有間矣書叛足正其罪宋公寵嬖蔑親其咎大矣故仍書弟分惡於宋公也奔非辰所欲以要君耳故書曁叛為辰所欲以泄忿耳故書及及與曁皆就辰為義非以二卿與地

為義奔以二卿蒙辰之下叛以二卿與地蒙辰之下是暨與及又以辨首從耳深罪辰以明君臣之義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如是而後天下之為君臣者定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四叛在蕭大心入焉是亦叛矣不書叛者蓋辰叛首也二卿與地皆同謀也樂大心非同謀聞叛而附叛

耳附叛與叛微有間矣春秋書法各如其罪而纖悉不爽彼以深刻釋經者謬矣

冬及鄭平

侵齊侵鄭非公意也今及齊平又及鄭平者孔子行乎季孫故公為政而三桓亦知與鄰搆怨之非而從之也講信修睦而兵刑漸靖聖人所以仁天下也左氏不明大義以叛晉為說夫春秋貴尊王其有取於從伯者以伯假尊王為名耳然猶罪伯者無尊王之

實而徒知從伯者亦不得無罪也今晉失道猶以叛

晉為說不亦誤乎

叔還如鄭涖盟

平齊而州仇如齊平鄭而叔還如鄭臣從令也定君

臣之分結四鄰之好内外無事矣聖人之聨天下也

以仁而定天下也以禮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夷其險固曰墮三家四分公室各崇私邑以自衛而家臣因以屢叛是自衛者適為盜資也季氏之專為甚故家臣之禍尤酷因謀所以靖亂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齊歸侵地遂攝相事墮三都孰墮之使自墮之迎其機而導之也於是侯犯方叛故州仇首墮郈家臣無所據以叛大夫則大夫之叛

公者亦失所據矣是絶其為亂之原也家臣從大夫順公室張而上下各得其理矣必帥師者俟犯雖奔懼餘黨之踵亂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彄為縶之子縶字公孟其子以字為氏也曹之罪不見於經而衛伐之蓋淩小耳故書以罪之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州仇自墮郈斯亦自墮費乃約何忌同墮者費强也

昔季友賜費後大城之以為魯患意如逐君而無禍保費故也今墮之是復强幹弱枝之勢也孔子行乎季孫蓋以都城無過百雉順理而言適有動乎季孫之心而絶不疑其害已也國有不起之疾治之而即愈此以禮為國之效也

秋大雩

孔子在位而魯猶僭禮蓋有害而不能治者聽孔子以治之餘則不能皆聽之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郈費墮而成則圍之且書公者仲孫不欲墮也郈費為二家患而公斂在成方有功於仲孫其不欲墮也固宜費强已墮成奚恃哉徐將聽命矣定公遽自圍之輕出而無功惜公失計而自褻其威也成雖内邑

强不能克故書至然成之不墮固亦未害孔子自必有處矣既而齊人歸女樂而孔子行惜哉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再次以謀伐晉而爭伯也夫齊桓創伯將何所爭晉文襲伯又豈爭於齊而得乎齊景宜先治内内既治請命於周號名諸侯晉衰而内難方作烏能與齊爭乃亟事於晉其計左矣據傳齊衛謀伐晉河内其臣

惟邴意兹以為可蓋料晉不及救也此僥倖苟且之計由是軍中或言晉師至或言無晉師齊侯為之恐動故次而未能伐計既左而進退復失據以是求伯不亦遠乎

夏築蚳淵囿

大蒐于比蒲

三桓竊國軍政而築郎囿以娱昭公公為所愚而卒見逐今魯用孔子以王道化齊而歸田以王道用魯

而墮邑公室之張曰可俟矣乃定公庸弱而孔子行

圍成不克歸而以圍為樂兵柄仍歸臣下故築囿大

蒐比書於冊君荒臣橫故態復作興復無望矣

衞公孟彄帥師伐曹

逾年再伐書以深罪之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據左氏趙鞅殺邯鄲午而邯鄲叛藉秦圍邯鄲荀寅

士吉射不與圍而將作亂董安于勸鞅先備之而鞅

守晉命不敢始禍及荀士伐趙氏之宮鞅始奔晉陽
高閉曰鞅拒荀士而書叛蓋著其不由君命專土興
兵之罪但荀士始禍則鞅為被禍旣伐其宮事已急
矣君臣睽隔何能請命即以專土為罪情猶可原今
釋始禍而罪為後不亦顛乎蓋荀士遂亡而趙氏歸
晉此皆趙氏之飾辭而左氏輕信之耳且即左氏所
載而趙氏之罪已不可揜鞅初擅殺午已為無君荀
躒右趙而左荀士猶曰三臣始禍則鞅非為後明矣

蓋荀士始禍者先謀攻鞅也鞅始禍者聞謀先發如公羊所云以除君側之惡為名者是也而董安于卒以先發難誅則鞅罪定矣聖人豈不察情而輕以叛加鞅乎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躒曰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夫晉侯已命逐鞅荀士亦始禍何以未逐以是知荀士為先謀而非先發審矣晉陽私邑朝歌公邑荀士

與趙為敵諒亦自發其私邑之兵矣今皆逐之故荀士又襲據公邑以抗君也自秋及冬其臣三叛晉衰甚矣是由晉主夏盟不能尊王王室有難猶且不恤故其臣效尤耳晉又屢助鄰叛叛臣即出其國豈非積惡之炯戒歟

晉趙鞅歸于晉

三叛之罪一也韓魏為鞅請而晉君許之故書歸易辭也叛而歸失刑甚矣先儒以鞅之歸為善辭彼孫

林父亦書歸何善之有

薛弒其君比

其事不可詳矣稱國則當國大臣之罪也

十有四年

春衞公叔戍來奔衞趙陽出奔宋

據傳公叔戍將去夫人之黨夫人南子誣以為亂而逐之并及趙陽家鉉翁曰南子之惡稔矣戍以宗國之老正之所得為也然非戍所能為也臣欲正君必

先自正戌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事不濟而速禍宜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楚又滅國也頓子會名陵故也頓從中國而莫之救無王無伯君子傷之陳嘗滅於楚而助楚滅頓意以與頓有舊怨乎修怨而忘從楚之恥不義甚矣且楚患百餘年柏舉之敗其威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陳

獨從之楚勢復張又中國之罪人也楚主兵陳為役

則以頓子歸歸楚也

夏衞北宫結來奔

公孫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敗詐戰也卒繫敗下因傷而卒也然非身戕於陣故

不言滅亦不書地者去檇李未遠也以逆得國佳兵

不已至於亡身宜矣然吳為太伯之後吳子又有攘

楚之功越以楚故屢與吳難越之罪尚容誅哉而周之子孫日失其序春秋不能無慨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齊侯兩次以謀晉而未能今晉有荀士之釁復會以謀之蓋挾其叛以撓晉亂君臣之義矣魯親受臣禍而公亦與焉何也荀士舊有德於季氏今之會三家為之公不得已也孔子既行公復受制於臣如此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自齊景規伯鄭衛魯既與之盟宋初未忍絶晉今始從齊也是時衛有公叔戌之釁宋有公子辰之難宋之從齊蓋求靖亂耳傳謂牽洮二會皆謀救荀士也齊不能為二國定亂反挾之以助晉之叛臣故書以惡之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石氏尚名王之元士也脤祭肉盛以蜃器故名脤周

禮大宗伯以脤膰親兄弟之國蓋謂助祭而受脤也
今非助祭而遠頒於魯故異其文曰歸受脤禮也歸
脤非禮也然頒之王而不曰賜何也神貺也非可言
賜也宣十年王季子來聘後無一介至魯今晉伯已
衰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使石尚來以親魯禮
雖失而意則厚矣王號猶存祭尚具典魯能輔之以
禮東周何不可為乎惜定公不君復制於臣魯終於
微而王靈不可復振歸脤之後無書焉傷之也春秋

蓋惓惓於周無已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據左氏蒯聵欲殺夫人為所覺愬於靈公聵懼而奔劉敞曰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聵能獨全乎蓋聵聞野人之歌而慚歸言於夫人夫人惡其斥已而誣之耳且宋為夫人南子之家殺母而入母之家敢乎哉其言深得情事左氏所記則南子之讒言與戲陽速迎合夫人以希免禍之飾言耳然南子

何忍以母而誣子蓋世之母淫而失恩於子者有之矣南子懼蒯聵以野人之歌告君故反愬以先制之耳夫經書世子有二就君父起義以明國本晉申生宋痤是也就臣子起義以正大逆蔡般許止是也若書奔非大逆比也以繼體而獲罪至無所容子固不子然有子而不能明至撥國本父亦不父其書世子蓋兩罪之辭迨靈卒而輒立趙鞅納蒯聵猶書世子直與鄭忽歸鄭同文矣世有欲殺母而可始終稱世子者

乎即云奔失子道然不去而見殺更陷父於大惡其奔固未可深罪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彄屢帥師當國之卿也世子逐大臣出皆以南子也嬖於內寵難逃首惡之責其數世亂也宜哉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與辰共叛者凡五人奔止書辰舉首惡也書自蕭明久叛也書來奔罪容賊也賊臣為亂敗猶有所容斯

易為亂矣罪容賊所以止亂也屢書弟傷天倫之變

交罪之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會不地則知于比蒲矣公在比蒲則知親蒐矣不書

公者自昭而軍分於三桓今雖公在公不得為政也

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朝非其所

也此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會非其所也皆譏之

也

城莒父及霄

大蒐以濆武兼城二邑以勞民魯政復亂矣是年不

書冬闕也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前來會蓋必有求於魯也今又朝以示服焉不自强

而求人其能國乎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牛體徧食故不言其所食處漫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與頓世服於楚晉糾十八國為名陵之會將伐楚而胡與頓並歸晉乃楚未能伐而胡與頓則為所誤矣前書滅頓今書滅胡深罪晉也許亦從名陵未幾遷于容城意自明其不得已之情因請遷以媚楚乎及鄭滅之楚復封焉是晉無能為而小國且任楚之好惡為存亡矣

夏五月辛亥郊

日至之郊在正月祈穀之郊在三月五月則過時久矣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别宫非正也公立於季氏不敢討賊陽虎專政三桓亦微虎奔而孔子用事紀綱粗立東周可為之時也公惛於女樂不竟其用其何以逭其責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公子地奔鄭故鄭伐宋哀十二年傳云宋元平之族自蕭奔鄭鄭為之城嵒戈錫是也鄭雖既不能定乃納叛而又助叛其罪大矣二國搆怨不解自此始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鄭之伐宋宋直而鄭曲然宋新附於齊而鄭則舊好也齊右鄭義不足服宋右宋情不足結鄭故次以觀望於二國之間而幸其自解耳五氏垂葭欲伐晉而不敢渠蒢欲救宋而不能屢書次深譏之也李廉曰

五氏垂葭之次皆謀伐晉此次疑亦謀晉而出故明年伐晉時鄭從齊方堅齊肯救宋仇鄭耶其説亦近情事存以備參

邾子來奔喪

非王與父母之喪不奔奔急辭也邾子之來魯之受罪均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定公之妾哀之母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近者奔喪遠者會葬皆事王之禮也魯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矣不書諱之也蓋此失禮而彼受之此罪為重故諱之彼失禮而此受之彼罪為重則不必諱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此與宣八年葬敬嬴皆越日也彼日中此日昃葬日

虞所以寧親也曰而克葬轉辭也猶及虞也曰乃克葬難辭也失虞期矣志禮之變以存孝子之心也

辛巳葬定姒

成風敬嬴以妾母而書夫人薨書葬小君矣定姒亦妾母何以無夫人小君之稱公羊曰哀未君也然孟子為昭公之配何以不書夫人薨公穀皆曰諱取同姓也但諱取同姓書孟子足矣何必削夫人之號削則貶也非諱也且葬定姒左云不成喪孟子不葬愈

不成喪矣蓋季孫為之也書孟子卒而不葬見季孫之疾其君書定姒卒葬見季孫之弱其君以子未逾年而其母因不成喪盖假正義以抑其君而豈用典哉成風敬嬴僭禮也是時魯尚有君也定姒卒葬似禮也而魯無君矣凡此類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禮並有喪葬先母後父今定公薨在五月姒氏卒在七月喪非同時故葬各有期也姒氏不別謚且與襄公生母同謚典禮益紊矣

冬城漆

漆邾庶其邑魯受叛而取其地今將伐邾而城之以為固非義甚矣且二喪甫畢又興土功勞民甚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春秋直解卷十二

丁未敬王二十有六年三十有九年春秋終

哀公

名蔣定公庶子也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假報怨以淩蔡也陳從楚罪陳也昔與蔡同滅於楚而忘之耶隨自僖公二十年楚伐之後不見於經蓋世服於楚也今復見者吳入郢楚子奔隨隨免之故德之使列於諸侯也許滅於鄭復書許男者楚封之也罪鄭之滅削楚之封不與諸侯得滅之而得封之也天子之事也胡安國曰按左氏蔡人男女以辨楚使疆於江汝之間則是蔡降而楚遷其國也止書圍何也蔡以吳入郢鞭楚平墓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

可恕也家鉉翁曰柏舉之戰蔡昭復其父祖之讐至入郢而鞭平則吳也不能報之吳而釋憾於蔡謂之復讐可乎滅頓滅胡今又圍蔡志吞小以爲利耳春秋奚取哉左謂蔡降而楚遷之何又云蔡請遷於吳乎蓋蔡民有下楚而逃生者蔡君實固守而不屈也故春秋書圍不書入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侯謀晉久矣屢次而未成伐今晉臣久叛齊衛遂助叛以伐晉故書以病晉之不能定叛罪齊衛之黨叛也許翰曰楚專封國王道盡矣晉受衆伐伯業絶矣春秋之變至是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事魯謹矣來會來朝且至奔喪乃邾子甫還而城漆以臨之隨出師以伐之公新即位非公之故三家

也祲祥與拔之盟皆仲孫尸之今首伐之爲暴不顧義貪利不顧信稱兵不顧君於何忌乎何誅時列國皆併小以自大此春秋將爲戰國也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卿並將蓋各擅其軍也三卿並出皆自營其私也

孔子用魯道化所感三家聽命且睦鄰修好邊境無事孔子行而三家張仍踵舊轍更逐利以凌小前取邾田自漷水矣今又取漷東併及沂西以蕞爾之邾三納其叛邑而三取其田幾何而不盡也恐邾控于大邦而加兵復要而盟之季爲主將不親涖而使二卿往甚矣其横也鄭玉曰季氏不盟一則不屑與盟一則包藏禍心必滅邾而始已也汪克寬曰内臣並使始於遂得臣之如齊未嘗並將也並將始於行父

許僑如嬰齊之戰鞌未嘗並會也並會始於宿老之會吳未嘗並盟也今三卿並將二卿並盟强僭極矣且盟亦與他盟異奪其地而脅之盟也不亦甚乎蔑與句繹為春秋書盟之始終可以考世變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衛靈初年主威不立而盜殺其兄後且耄矣家政不修而妻逐其子無道致亂數世不定其得没身幸矣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趙鞅怨衛助荀士未有以報衛人立聵之子輒因納聵以爭國書鞅帥師著其志在亂衛也聵仍書世子正名也聵罪未白而奔靈公後欲立郢郢辭遂止則聵猶與國未絶也但既奔矣父未命復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乎且今之立者即聵子也而必爭之不父矣父雖不父子不可不子輒辭立而迎父可也今納于戚而不得入是拒父也公穀以爲尊祖非也雖

祖命立輒輒豈無父之人哉而拒之滅天理矣况輒之立也祇以郢辭立而言亡人之子輒在國人因而立之耳豈祖命哉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荀士在朝歌而齊人輸粟鄭罕達送之其帥師以防刼耳則趙鞅主是戰矣鞅嘗叛今以叛治叛而主是戰鞅之罪也達黨叛而以師狥焉達之罪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衛亂是以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避楚也吳滅州來而邑之蔡遷焉依吳也前年春請遷於吳令始遷者中悔也蓋公子駟止之也吳人假聘襲之蔡因殺駟以説哭而遷焉則是吳遷之也然蔡本自請遷遷而仍自爲國故以自遷爲文夫遷國大事也依人非計也國君宜以守死爲道耳駟果爲

君忠計宜諫於未請之先迨與吳成言而背之乎蔡侯初既聽駟急則委罪亦非君道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聵在戚而輒使石曼姑圍之不同楚商臣蔡般者幾希然圍者衛志使齊主兵何也齊大國也而世伯不能以大義正輒乃助之圍父是輒之逆齊實成之也

然齊何以助輒高閌曰齊與晉爲讐若聵入則衛從晉矣所以助輒也許翰曰晉君臣稱兵而齊爲臣伐君衛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知齊之將亂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桓公哀八世祖僖公哀六世祖世世有先後子孫尊之則一故其宫並列而不言及杜預曰親盡不毁宜爲天所災但諸侯五廟親盡祧主廟猶是也非可毁也

公羊曰復立也但立宮必書武宮煬宮是矣桓僖何以不書曰韋之戰季孫禱於武公昭公之孫季孫禱於煬公其立宮非禮甚矣故書之桓於隱爲弟僖於閔爲凡其昭穆同意其初權宜而別立宮非祧而復立也猶未大失也故略之也但隱閔既祧桓僖亦宜祧令猶有宮是三家以私意存之也三家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政其諸以是爲悅而存之歟天譴以災非譴桓僖也譴三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地震廟災變異㢋圖乃以夏月用師城邑豈惟勞民不畏天矣季本曰啟陽故鄅國在邾東近費昭十八年邾人襲鄅鄅既取邾鄅東沂西田意鄅亦入魯因近邾故帥師城之季孫以叔孫附已與之同城而地則季孫得之

宋樂髡帥師伐曹

討曹之奉樂大心以亂宋也助叛啟釁亡之徵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稱人衆尸之也蔡侯之不綱甚矣其事則史失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叔仲爲句繹之盟逾年而圍其國棄信甚矣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盗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射之而卒翩以公孫而在大夫之列非微者也何以書盜且雖微亦當書弑何以書殺是傳所載未審也黃仲炎曰盜自他國至是也賊由他國不得言弑其事已審則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是也其謀尚秘則目其奸曰盜著其橫曰殺示以當詰盜所自來與所自發也意楚使刺客賊之乎而公孫辰遂奔意與楚同謀盜迹有涉其家乎然何以不奔楚而奔吳蓋

奔楚則其情必露身雖免而蔡必滅其家以爲討不若奔吳則可詭以自免亦可覬免其家也宣七年書蔡侯申卒今與高祖同名必文有一誤也蔡侯能復纍世之怨可謂有志而卒死於亂書之哀之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伐曹執小邾子蓋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志於爭伯也宋襄閒齊桓之没而爭伯爲暴於小國宋景閒晉

之衰而爭伯亦為暴於小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繼盜殺而書辰奔盜發自辰可知乃蔡人疑為姓霍而殺之春秋不去其官明非賊也未討之奸誅之莫白之寃雪之所以輔王政之窮補天地之憾也抑姓常滅沈而殺其君所謂積惡殺身者乎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戎蠻子嘗誘殺於楚矣今其後又為楚所暴窮而歸

晉晉不能庇已爲盟主羞矣執而歸楚是爲楚役也
然曷不如晉執曹伯畀宋人之例而書畀楚人乎蓋
畀宋人權在晉也歸于楚權在楚也公羊子所謂京
師楚是也執而名者不反之辭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商社也武王克商頒商社於諸侯故國有兩社
傳曰間於兩社是也亡國之社屋之不受陽也屋之

故有災志災所以示儆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賊未討而書葬盜無主名也

葬滕頃公

五年

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定十四年齊宋會于洮宋從齊矣後宋伐曹執小邾子爭伯也故齊伐之晉伯衰而吳楚越爭於外齊宋爭於內春秋所以為戰國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助齊以黨荀士荀士奔齊矣鞅度齊强而荀士未可猝制故舍之而伐衛是時蒯聵尚在戚計納蒯聵而得衛則可弱齊而孤荀士也家鉉翁曰輒以子拒父國夏為之圍戚逆也蒯聵以父伐子趙鞅為之伐衛其順

矣乎噫齊固失矣晉亦未爲得也晉欲申大義當請王命合諸侯伐衞執輒歸京師而立郢然後爲允若私於賵必求其入亦非春秋所許也況實以荀士之故而納賵以爲名乎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喪不計閏閏月葬非禮也

六年

春城郚瑕

瑕繫郚郚郚邑也魯未嘗取之郚而遽城之恃強以迫郚也是冬伐郚明年遂入郚蓋失其險而無以抗魯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前屢伐鮮虞貪兵也今以鮮虞助荀士而伐之忿兵也晉臣惟以貪忿興兵晉豈惟失伯殆將失國

吳伐陳

吳之入楚召陳而陳不從今伐之修怨也家鉉翁曰吳以太伯之後求主夏盟使其仗義以行如衛輒之拒父宋之謀曹魯之謀邾鄭之滅許請王命以討之然後有以大服人心今皆不能而爭陳於楚故春秋譏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陳氏厚施以謀竊齊齊景業已慮之而無如何矣乃

自㱃舋黜長立幼陳乞所以生心也高國從君於邪以貪固權勢不能察乞之詐而致敗遂委其所事而奔書之所以誅也同奔書及意起國夏而高張從之也由是權歸陳氏卒移齊祚其爲輕國本而任非其人之戒至明切矣

叔還會吳于柤

始事吳也楚强事楚吳强事吳程端學曰以魯政之不修務與吳親以脅其力志柤之會知魯之將有吳

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復國能任賢修政而復强蓋楚敗而懼是以不亡吳勝而驕是以遂滅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陽生縶齊以長宜立也然君命立荼矣故不書公子惡爭國也陳乞召之宜無難者書入逆辭也雖宜立立之之道則逆也據傳陽生使朱毛弑荼何以歸獄

於乞蓋乞志竊國故逐高國而圖廢立所以專威柄而爲攘奪之階也其始阿景公意而立荼今又外迎君而立陽生則荼之死決矣特乞不欲顯任其事待陽生而加之刃耳不然陽生一亡公子身之定否尚難自必况敢輕行弑逆不畏乞討乎春秋推見至隱以乞首惡杜亂源也又以見立幼之害也家國無釁誰能乘之君之廢立權臣之資也景公愛荼陳乞順之而立荼景公亦以爲愛荼也而適以弑荼荼弑陽

生立而齊遂終爲陳氏有矣可懼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志滅邾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志滅曹也齊晉皆失道而衰吳楚越且迭强而横鄭衛黨逆魯宋爲暴生民之害無時已矣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云鄭叛晉故也但自定六年晉執宋行人其好已絶何縁為晉討叛哀九年宋又伐鄭趙鞅且欲救鄭豈宋為晉伐鄭晉反助鄭耶左氏非也趙鵬飛曰報罕達之伐也罕達之師已七年矣其時宋鄭皆從齊而鄭尤與齊厚宋雖仇鄭而不敢報今齊景歿而内亂宋始報之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趙鞅伐衛未服故曼多又侵焉曼多助鞅者韓魏睦

於趙也

夏公會吳于鄫

臣會之君又會之過勤矣後而被伐失所因也故從人不可以不慎

秋公伐邾

公無兵矣何能伐邾從季氏之意也三家屢伐邾取其土待其將滅使公主兵以受惡名而抗大國之討權奸欺君一至此哉然公惟所命而不敢違失君道

甚矣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內滅書取此則入其國執其君直書而不諱何也蓋伐邾者三家公雖在行而實不與臣獲其利君尸其名非直書其事人止知邾之被魯虐而不知公之被臣侮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吳伐魯魯復邾子故雖入而非滅也以來與以歸同歸外辭也來內辭也

宋人圍曹

屢伐之又圍之志滅曹也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鄭聞宋之屢伐曹也曰宋之有曹鄭之患也故救之蓋忌宋之强耳且春有皇瑗之侵亦所以報也然而猶書救者與人爲善也列國之亂甚矣苟有救者亟與之止亂也憂世之心切矣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言滅經書入蘇轍因謂不言滅自滅也夫曹久困於宋非有大惡不幸而亡與諸國之滅無異何獨文致其罪以爲自滅蓋取其地而不絕其祀故止書入觀孟子時有曹交爲曹君之弟是其証矣魯入邾而執益宋入曹而執陽其暴同也

吴伐我

邾故也春秋詳内略外故他國被兵舉國而魯多言

四鄙此止書伐我者敵已深入至於城下也敵至城下豈能不戰而退不言戰魯服也盟於城下也不言救邾者志在服魯魯盟遂還不成爲救也昭定以前三家初竊國柄猶協心以禦外侮故鄰國侵伐及四鄙而止至此則三家之勢已成各不相下莫肯爲國任患敵至徑薄國都國非其國矣

夏齊人取讙及闡

邾故也邾子蓋齊甥魯入邾而執邾子致齊以爲辭

故致賂以悦之在此爲賂據彼則言取婉其辭以諱國惡也然不書伐則非兵取可知而魯之爲賂見矣雖諱而不沒其實也㧞伐於吳喪地於齊爲國不義其害固如此

歸邾子益于邾

執而返何以言歸當歸也齊取魯邑怒猶未怠復請師於吳故懼而歸之歸之義也然爲人所脅亦不得謂之義矣齊欲存邾義也然召外兵而伐與國亦不

得謂之義矣況齊之力自足制魯何事名吳名吳以禍魯卒以自禍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歸邾子故也執而取之歸而歸之雖取舍任意而非爲利君子猶有取焉書歸善齊也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悉虜而俘之曰取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伐者聲其罪也曰取之猶難辭也此直書取易也譎而揜其不備也據傳使有能者無死而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尚詐嗜殺生民之禍烈矣春秋所以胥爲戰國也

夏楚人伐陳

六年吳伐陳楚昭救陳卒於城父然卒則不能救矣陳以無援故卽吳楚惠乃忿而伐之嗣此再使臣伐之肆暴甚矣

秋宋公伐鄭

卓爾康曰宋景不自量妄圖興伯前年以曹伯陽歸其志益驕而皇瑗又取鄭師其視滅鄭不啻入曹之易矣連年侵伐卒喪師于嵒與雍邱相當兵驕者敗宋之謂也

冬十月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據傳魯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以爲政今來奔逃吳也家鉉翁曰邾子無立志之人非怙惡不悛者也豈失國而返猶能無道乎蓋吳子責賂不遂而加之罪耳前吳救邾本不成救今至逞威責報邾子既爲魯俘又復

靦面來魯書以罪吳而病邾子也

公會吳伐齊

齊爲邾故既取魯邑又請師於吳既而魯歸邾子齊歸魯邑乃止吳師吳遂伐齊齊義而吳不義矣魯忘伐己之怨背歸邑之惠助吳以猾夏故書公會責魯也家鉉翁曰甚矣夫差之不仁也邾子既得返國齊來止師齊魯無事矣吳亦得以自息其民乃反以爲怒而伐齊蓋夫差負才矜力日尋干戈聞伐國則喜

聞止師則怒以是知其將亡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云齊人弑悼公赴於師必有主名矣何以止言齊人且齊爲大國何至畏吳而弑其君以說乎經書齊侯陽生卒與常卒無異未見爲弑也時以吳師來伐而悼公適斃遂以爲弑傳不言弑者之名則得於傳聞不能指名也傳不可信信經可也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助衛軋而黨荀士故鞅乘其有吳師遂不恤齊喪而侵之鞅罪大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齊侯以三月卒聞喪而還可矣久而歸制在吳也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彄初奔鄭今書自齊必自鄭適齊也書歸內受之也

軀本蒯聵之黨今歸于衛蓋見聵在戚而弱又從輒也不計義而附勢反覆之小人也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比歲伐陳爭陳於吳也故吳救陳吳豈能以存中國為義利陳私於巳耳然書救終善之也善在外責在內且傷諸夏之日衰也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會吳伐齊故也傳載老幼守宮次雩門之外師及齊師戰於郊故又書伐我而不言鄙蓋政在季氏生事啟釁二家不肯同力故也不書戰勝負敵也由風俗以禮義勝而諸賢致命也洙泗之化也不然國幾亡矣去歲會吳伐齊魯誠有罪然吳實主之齊畏強淩弱且居喪伐人無禮無義再速吳師以致敗又以見

齊之肆暴而失計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頗剝下媚上以自營其私而犯衆怒也國將亡而用聚斂之臣至使衆爲政而逐之綱紀壞矣是速之亡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齊伐魯魯致之也不反其所爲而使吳禍洊及於中國誰之咎也是雖强家所爲而公與於會何以辭其

責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吳師之來齊人皆知齊必敗即當堅守勿犯其鋒況

齊患在内不在外陳氏弑主專國又值新喪危疑之

會也國書爲齊世臣宜修政以輔幼君安得生事於

外實執兵柄乎且春之伐魯不義也夏之拒吳大難

也陳氏推書豈以兵柄讓書哉是使其以不義結怨

以犯難賈禍耳書在術中而不悟也且伐魯方歸疲

兵迎戰師敗身獲爲國大殃而陳氏之勢愈固矣以書及戰罪書也書齊敗績傷之也楚敗晉則傷之吳敗齊則傷之春秋內齊晉而外僭王之吳楚天子之事也據傳將戰吳子呼叔孫而賜以甲劍鈹曰奉爾君事則魯亦與戰矣戰不書公者助吳猾夏諱之也然書會則伐見矣諱而不沒其實也平邱不盟人以爲辱春秋則不隱艾陵戰勝人以爲榮春秋爲之諱聖人以是非爲榮辱不以榮辱爲是非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諸侯搆怨侵伐不已大夫爭權奔亡相繼春秋之季其亂極矣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惡重斂也用者不宜用也賦有財賦有兵賦財賦者

稅也兵賦者乘也夏后氏授民以田而使自賦財賦也而兵賦亦寓焉商周助而不稅惟計井邑邱甸而出乘故治兵謂之治賦宣公初稅畝則歛財於私田矣成公作邱甲則增兵於舊制矣此之田賦據傳歛從其薄及貪冐無厭云云者宜爲財賦矣然田即畝也賦猶稅也與稅畝奚以異且傳云以邱亦足又似兵賦何也蓋分之爲畝總之爲田稅畝傳曰履畝而稅意其時履畝而視其收之盈歉因取其盈者稅之

非有田者槩加之故不得言田後作邱甲則兵賦於正數既增而財賦遂亦視此爲凖有定額矣猶未及乎什二也傳云以邱亦足者據時之增額言之也今之田賦則有田者旣槩加之而其額益重葢即所謂什二乎哀公在位二十有七年年饑之問有若之對又在此後乎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也據傳云季氏不綍葢不以夫人喪之也

故不書薨及葬昭公娶吳女書孟子何也因其稱而稱之也語云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也據實書之而昭之失禮與三家之不臣具見

公會吳于槖臯

尋鄫好也吳欲求伯將合諸侯也公會之病公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吳地衛侯宋皇瑗何以在鄖而公會之乎宋衛從吳可知也趙鵬飛曰諸侯東向事吳者魯爲之也故

四書公會吳繼書公會宋衛明年書公會晉侯及吳

子于黃池魯罪著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取鄭師後又三伐鄭矣

冬十有二月螽

冬溫而螽生記異也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取師雖宋首惡然鄭之報亦慘矣故均罪之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

黄池之會左云先晉國語云先吴但果先晉宜書公會晉侯吴子今書會晉侯及吴子則主在吴子矣蓋自吴柏舉之戰晉侯不復見者二十餘年晉固不能爲主也然不書吴子晉侯者存中國也惟先書會晉侯後書及吴子而吴之先晉與内晉外吴之意俱見

故曰春秋之志微而章晉盟主魯望國而皆從吳世變至是極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聞吳出會而爭陳也畏强而凌弱也然楚猶能師而晉遂衰聖人傷之

於越入吳

聞吳出會而擣虛也柏舉勝楚而越入吳黄池先晉而越又入吳均爲不務德而勤遠略之戒然柏舉猶

屬義舉黄池志在爭強且屢勝而驕反忘越不共戴天之仇而憑淩上國宜其滅於越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黄池晉爲吴下其辱甚矣晉臣不恥復比而淩暴近國怙權自私此伯烈已盡之時也所以胥爲戰國也亦晉國極衰之候也所以分於三家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不言次而言方平旦衆星皆沒也周十一月夏九月也日在房心爲明堂布政之廷於是旦見與日爭明其異大矣嗣此七國並興皆以號僭周室愈不可爲也

盜殺陳夏區夫

春秋書盜四皆國亂無政也區夫之先徵舒爲逆而

戮於楚陳猶使世爲卿陳無政矣今爲盜殺雖其事不可詳然要之以亂招亂也

十有二月螽

二年之内三書螽由田賦爲害民窮而天變作也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周之春有子丑月狩時也魯之西爲大野狩地也得時得地則常事爾何以書爲獲麟記異也麟仁獸王

者之瑞也何異焉時無王者出非其時而又見獲也獲者力得之辭麟死於兵也孔子周流天下冀道之一行而卒不行晚乃約魯史作春秋春秋明王道也苟有王者舉而行之天下猶治世也今麟出見獲故感而傷之曰吾道窮矣春秋於是絶筆焉撥亂世返諸正莫近諸春秋起隱公訖獲麟文成數萬時歷二百四十二年備矣道行於世利一時道著為教利萬世聖人厄於遇麟死於兵亦春秋之氣運然爾天心

固有在也